

回眸青年变革者
纵览时代大转折

《青年变革者》

许知远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梁启超是近代转型的积极参与者,同时又是中国现代思想学术的拓荒者和奠基人。作者试图将这位伟大人物的思想与希望与挫败,内心挣扎及与同代人的争辩呈现给读者。在搜集、阅读海量史料和研究著作的同时,许知远追寻梁启超的足迹,到其出生地新会、求学地广州,以及北京、上海、日本横滨等多地探访历史现场,寻求历史与现实之间隐秘而有韧性的关联,借此展现几代人的焦灼与渴望、勇气与怯懦。

本书涉及梁启超求学、进京赶考、师从康有为、结集同道、上书清帝,办刊《时务报》,以及至戊戌政变前夜,以精准笔法描摹出时代变局下梁启超饱满立体的个人形象和生动多维的时代群像,既是一部具有学理价值的史传,复苏历史中的个人,亦铺展了一幅浩瀚的时代全景。

《2001:太空漫游》

[英]阿瑟·克拉克著 郝明义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

人类对太空的想象,到《2001:太空漫游》为止。本书是科幻小说之王克拉克“太空漫游”四部曲的第一部,也是他极负盛名和被公认的至高杰作。他在本书中对人类起源和宇宙文明做出了恢弘的构想,并预言了一系列人类目前已达到和未达到的科学技术。自出版以来,本书一直被视为科幻小说的里程碑,影响深远。

一块跨越300万年历史的神秘石板,从300万年前促使猿人向人类进化,到现在指引人类驶向太空的更深处。

一场跨越地球到土星十亿公里的太空之旅,人类跟随更高级文明的指引,试图找到太空和自身的答案。

人类文明究竟是自然演化,还是更高文明的一场实验?宇宙文明演化的终点又在哪里?《2001:太空漫游》给了我们一个恢宏的答案。

《中国哲学十五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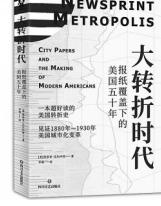
杨立华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中国哲学十五讲》选择中国古代15位有代表性的哲学家,对他们的哲学体系做了整体性的阐发和揭示。作者从每一位哲学家的根本问题出发,明确其概念内涵及问题的具体指涉,呈现出其思想展开的固有脉络和结构。作者对中国古代哲学问题、哲学家的思想路径的深入挖掘,以及对隐藏在基本哲学洞见背后的思考和论证过程的强调,对于我们今天理解中国古代哲学是极具启发的。

本书只是对有代表性的中国古代哲学家的哲学体系的阐释,而不是通史意义上的哲学史写作。在代表性的选择上,明显有个人趣味的痕迹。揭示每一位哲学家的根本问题,呈显其思想展开的脉络和结构,明确其概念内涵以及具体的问题指涉,是本书各章的着力所在。

哲学家总有其无法超越的时代性。

《大转折时代》

[美]茱莉亚·瓜尔内里著 李瑞译
四川文艺出版社

“报纸不仅记录了历史,也参与了历史。”

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社会进入了重要的转折期,商业模式和社会结构开始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新的印刷术及造纸技术扩大了纸媒的影响力,媒体开始左右人们的生活;工业革命改变了原有的城市格局,社会阶层悄悄发生了变化;移民文化融入了美国主流文化,城市的包容性和开放性不断增强。城市的蓬勃发展成为美国繁荣发展的缩影,并默默地影响着美国的未来。

本书是一部美国转折史,以全新视角解读美国经济与城市化的兴起,呈现了1880年~1930年美国城市化变革,清晰再现美国城市蜕变的真实图景,是对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美国经济、城市文化和报纸的权威性研究,并深度剖析了三者之间的复杂关系。(晓阳)

何为“好书”,他人给不了您答案

冷荞麦

早些时候的世界读书日时段,很多机构和媒体就积极地开列了各种推荐书单,诸如什么“好书”云云,现而今假期临近,图书罗列继续呈现……

这当然没有什么问题。关键是在众多书目列举的前提下,个人如何选择。人们,尤其是家长们,面对数量庞大的名著,热切地希望“读书”的晚辈,能在有限的时间里读“更好”的书。

于是真正的问题来了,在不大可能都过目一瞥的众多推荐书单中,在人们真诚的希冀阅读“真正好书”的前提下,到底应该读哪些书呢?

触动你的书

一般而言,读书的初始阶段随便翻书就好,那些书单所示,不夸张地说,应该都是好书。

但由于文化背景的不同,个人诉求的差异,就大多数人而言,对具体书籍的好坏评价实际上是不一样的,即便是就那些存世的名著而言也是如此,因此,我们需要自己去体验——他人感悟所指或可当作参考,但未必是恰切的。

就说《平凡的世界》吧。我个人从来不认为这是一本“好书”,不管是基于那个时代的现实书写,还是针对个人命运的改变所建构的路径。这部书就像是一个童话,有些疏离现实的世界。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如果有理性的思考,有哲学式的反省,也许会同意我的判断。

然而,在现实的阅读生活中,就该书已经展示出的影响力来说,我们不得不承认《平凡的世界》是一本好书,不仅是基于那个普遍缺乏独立判断的时代,而且是因为它带来的童话般的激励,就像励志教本一样,虽然未必深邃,却在一代代的青年心中埋下了希望的种子,直到今天。

换个角度,《红楼梦》在华文世界可以说是一部罕有人不说好的书,可当我们放眼他者文化环境的时候,却不容易找到共鸣。坦白说,我以为这不能将之归于文化背景差异。不去追究原因,也忽略曾经喧嚣过的“很多年轻人觉得《红楼梦》乏味难看”的风潮,就说那些喜欢,甚至迷恋大观园的各色文人,除了程式化的旧式想象和机巧泛滥的描写,有多少人因为这本书而改变呢?有多少人因之变得高尚,变得更有使命感、责任感呢?

当然,我们不一定非得划定角色自己套进去,也无需去进行晦暗难明的人生评判,甚至忽略花样百出的文学评论。但是,作为读者,如果只能从书中看到“好笑好玩”,那么这部书可能就不是“好书”。《堂·吉诃德》能跻身殿堂是“好笑”背后的東西,是那些拽着人去思考、去探问的深层世界。

我们不能用道德判断来审定一本书的好坏,但玩味是一回事,启迪、脱胎换骨……是另一回事。

当然,所谓的思考人生,本身就是一种虚幻的境界,然而,一旦阅读不再是简单的消遣娱乐,也就是说,想明白“好书”的暗喻,就摆脱不了这种“虚幻”的追索。

我们有理由相信,只有那些触动你改变,诱惑你再去阅读的书,才担当得起“好书”的名号——这得你自己去发现。

让你思考的书

阅读很大程度上可以归类到知识的积累,以及先行者经验的存储或启迪,等等。但我们应该知道,无论是简单的,还是繁复的知识堆积,对智识的贡献都非常有限。一部书之所以可以位列好书榜单,除了好奇心的满足,更重要的是能培养你对世界有独立的判断。

从这个视野出发,我们就必须承认,那些引发你思考的书才是好书。

不妨例举《堂·吉诃德》。对绝大多数阅读过这部小说的人而言,“好看”,应该是共同判断。不过,如果仅仅是将其视为娱乐搞笑的消遣,那就有点遗憾了,因为其“好”的价值未能在您心中得到呈现。

客观说,本书作者可能并没有想要深刻。传说当初塞万提斯只是因为看不惯流行的一部作品,坚信自己能够写出更风趣、幽默的书,这才下了狠手。我们很幸运,不是因为该书带来的开心,而是因为喜欢搞事的评论家们,在无厘头的情节和追求中悟出了兴许是让作者本人意外的道道儿来。

先说堂·吉诃德先生吧。痴迷骑士精神的歪瓜是不是很有理想?接着的问题是,理想很可笑吗?那么假如要对号入座,有理想的您会自视为堂·吉诃德大侠不?我想人们一般不会如此的,大家应该觉得自己不会疯癫如斯。另外,现实主义务实的思想才是正当和可以接受的。可是,现实主义者桑丘同志神气活现的表演,会更诱惑您代入吗?还有那个子是而非的精神支柱西尔维娅,您会是谁呢?

当然,我们不一定非得划定角色自己套进去,也无需去进行晦暗难明的人生评判,甚至忽略花样百出的文学评论。但是,作为读者,如果只能从书中看到“好笑好玩”,那么这部书可能就不是“好书”。《堂·吉诃德》能跻身殿堂是“好笑”背后的東西,是那些拽着人去思考、去探问的深层世界。



赵春青绘

再来看斯蒂芬·金的《肖申克的救赎》——同名改编电影大家更熟悉。

著名的英美文学大师布鲁姆认为,这是一部低劣的作品,完全“不值得读”。可能,站在观者的立场,倘若只看到安迪的坚韧、沉着和机智,显然布鲁姆的蔑视就是有道理的,因为这种格局太老套了,你用什么样的故事、人物和采采来杜撰,都走不出套路。好在还有瑞德,这个弗里曼·摩根扮演人物,您要是注意到他的思维范式,比如,作为监狱大侠的他,居然惧怕出狱后生活难以继,这个好理解。进一步,当人们习惯于某种固化的环境后,还会想翻越高墙呼吸不同的空气吗?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局促的“监狱”里,不是吗?能深入到这一步的思考,《肖申克的救赎》显然就是“好书”。

没有完备的答案

前面提及的都是文学作品,事实上关于“好书”的说法,是不能局限在文学框架的,像诸如简单的知识读本,晦涩的哲学章句,也是同样的道理。

读书的乐趣

洪 鸿

古人云:“冬者岁之余,夜者日之余,阴雨者时之余。”

我们现代人也可以从一年中的近百个节假日之余,挤出一点时间,腾出一份心情,为自己松开绑绳,享受一下读书的乐趣。

读书是一件陶冶情操的高品位的雅事,也是一件培养心性的多趣味的快事。于空闲里捧书握卷,于兴致中悠然自得。一旦走进字里行间,投入始章末节,就会产生心灵上的共鸣,其情切切,其乐融融。读书,能改变一个人气质,能让人从书中看到这世界的不同侧面,让生活变得更加美好,学识与情感都能在阅读中丰厚。打开一本好书,享受一次心灵的洗礼,顿时感到生活上的张弛,工作中的起落会随风而去,眼前竟是一片天高地阔,心情自然会放松。

读书的时候,人是专注的。长久读书会让你养成恭敬的习惯,会让你的双眸魅力四射。读书的时候,常常会会心一笑。而微笑是最好的敷粉装点,微笑还可以传达比语言更丰富多彩的善意和温暖。即使读书会因故事情节而哭泣,但哭也是一种广义的微笑,可以让你瞬间舒展,尽情宣泄。读书能知道天地间很多奥秘,熟识自知是一切美好的基石。当你把他人的智慧加上自己的理解,恰如其分地表达出来时,你的

人生便得几时安宁,只有在宁静中守住靠椅伏案的道道,守住依枕半卧的自在,随心所欲地读上几本书,或是平时想读而又没有时间读的书,心情才是宽敞的,心路自然也是顺畅的。

记得曾国藩在致其弟的家书中说过:“盖士人读书,第一要有志,第二要有识,第三要有恒。”

有志则断不甘为下流;有识则知学问无尽,不敢以一得自足,如河伯之观海,如井蛙之窥天,皆是无识者也;有恒则断无不成之事。”作为封建王朝的高官还有如此的读书观,真是耐人寻味和令人敬佩。

当然,今人读书没必要去强读,强读不但不能

取得好的效果,反而有害,这是读书之第一要义。

有愚人请人开一張必读书目,硬着头皮咬着牙根去读,殊不知读书须求气神相合。见解未到,必

可读,思想发育程度未到,亦不可读。孔子说五十

形象气质会更加光彩照人。

遇到好的文字,一定不要放过,要静下心去读,就如同是在合适的时间,合适的地点,遇到一朵心仪的花朵,研读静赏之中,让她明媚我们的眼眸,熏香我们的心灵。好的文字,有情有景,适宜放在手边,放在枕边,与心灵促膝,与心灵同眠,与灵魂陪伴生命的成长,一同走向成熟的人生。好的文字,在静寂中感悟出空灵,在婉约中透出唯美,润心而留香,在雄浑中透出高亢;她的优美之处是有根的,也是能被汲取营养的;优美的文字有灵气,有香气,能启迪心智,意蕴深远,用深情去歌唱,就能达到雅俗共赏的境界。

人生难得几时安宁,只有在宁静中守住靠椅伏案的道道,守住依枕半卧的自在,随心所欲地读上几本书,或是平时想读而又没有时间读的书,心情才是宽敞的,心路自然也是顺畅的。

记得曾国藩在致其弟的家书中说过:“盖士人

读书,第一要有志,第二要有识,第三要有恒。”

有志则断不甘为下流;有识则知学问无尽,不敢以

一得自足,如河伯之观海,如井蛙之窥天,皆是无

识者也;有恒则断无不成之事。”作为封建王朝的高

官还有如此的读书观,真是耐人寻味和令人敬佩。

当然,今人读书没必要去强读,强读不但不能

取得好的效果,反而有害,这是读书之第一要义。

有愚人请人开一張必读书目,硬着头皮咬着牙根去读,殊不知读书须求气神相合。见解未到,必

可读,思想发育程度未到,亦不可读。孔子说五十

可以学《易》,便是说四十五岁时尚不可读《易经》;刘知几少读古文《尚书》,挨打亦读不来,后听同学读《左传》,甚好之,求授《左传》乃易居诵。

所以,今人读书未必都要雄心勃勃,抱有重负。更多的人则是为了消遣,于情趣之中获得良知和待人处事的哲理,从书中享受一种美感的快慰。读书之道莫过于精神上超脱,沉浸于恬淡的心境之中。也有人把读书比做邀朋待友,举杯畅饮,促膝寒暄。相聚的是知己,相约的是心灵,只要以善意的目光、平和的心态,捧读那一本一卷,虔诚地品古贤先哲们的情感,就会任意领略岁月风霜和世纪风光。在读书过程中,不但能够衔接古今、涵天地孕,还能咀嚼着书中的明言事理,唤起对人生的感慨和希冀,唤起对生活的鼓荡和真谛。于是心胸变得宽广,世界也变得敞亮了。

当真正感受到时代在奔走,阳光在照耀的时候,也就拥有了读不尽的完美,看不完的享受。此时,一种文静的修养在凝练中善美善成。



从刘云若小说中看“梨园”

石 英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结识了上个世纪前半期的天津言情小说家刘云若的作品。那是1947年在故乡,十几岁的孩子赶上了“土改复查”。我们村外出经商的大都是“闯关东”,却全是中小户,没有发大财的;其他的几户大财主都在天津作事,有的开绸缎庄,有的经营房地产。而且他们的主要人丁都在天津,在家乡只有部分土地、房产与浮财。土改还好,一旦“复查”,这些财产家必然不能幸免。而“复查”最大的“特色”是分浮财。我家是中农,不被分、也不能分“果实”。赶巧,这些在天津发财的主儿中子弟也喜欢看小说,最便利也是最多的就是刘云若的言情小说。农会长知道我最爱看书,贫雇农谁也不要书这玩意,农会长就对我说“你喜欢,就拿回家去看看吧”。

于是我就抱了一大摞小说回去,记得有《春水红霞》《燕子人家》等三、四种。而且,人家这位刘作家动辄一部书就写好几卷。一部《春水红霞》好像就有上、中、下三册。这些现代言情小说,与更早时接触到的中国小说一起,成为我童年、少年时期文学的启蒙作品。尽管刘先生在书中所描写的都市生活看起来比较陌生,但同时也让人觉得新鲜,很有吸引力。



资料图片

尤其是他小说中所反映的“梨园”行内幕种种,也加深了自小喜爱京剧的我的更大兴趣。

刘云若先生的小说,显现出他对“梨园”行非常一般的熟稔。尤其在《春水红霞》这部厚厚的作品中,更直接透析了天津“三不管”内的三教九流,五行八作,包括对赌局、烟馆、妓院、戏班等,揭示了旧时代这些阴暗角落中的惊人黑幕。其中有一点给我印象最深,作者不仅爱戏、懂戏,而且极了解唱戏,一涉笔于此,绝不说外行话。在这部小说中,他提到了上世纪二十、三十、四十年代活跃在京剧舞台上的真实人物如程继仙、陈德霖、雪艳琴等。当

然为了文学作品描写上的方便,也用了某些分明是化名的人物,记得有一位坤伶主角便名曰章行云老板。由于作者熟悉生活原型,他的许多人物都是活灵活现的。几十年过去,至今我还记得他描写的一个妓院“大茶壶”(所谓“龟奴”),作为花脸唱腔的爱好者,在为“客人”送茶时必唱《牧虎关》中净角的一句唱,说是还很有点金少山老板的原汁原味。这两个细节,就把当时社会底层的一个小人物顽固得神态表现得淋漓尽致。

刘云若的小说使我认识了“梨园”世界,使我初步认识了天津,也使我近距离地认识了达官贵人和资本家的“上游社会”。虽然,他的作品在当时还不如张恨水的小说那么火,其影响力也并不很广。但也许是个“缘”吧,我读他的小说却比张恨水的作品要早几年,但比读赵树理的小说要晚些,因为读的第一本现代小说是《李有才板话》。

我考入南开大学中文系来天津后,刘云若先生还在世。听我一位老同学说,他和刘先生同住在河北路。还说刘先生“笔头子很快”,能给两家以上报纸写连载作品。那时,天津作家协会已经成立,第一批会员就有刘云若的名字。记得我上大一时,乘4路汽车经过河北路,在一个胡同口,看见一位不同凡俗的小老头在那里背着手溜溜达达。我当时猜想:也不知是不是刘云若?

<p